

復活牧函

農曆新年過後，教牧同工外出探訪和施聖餐較前為多，弟兄姊妹都問相類同的問題：「幾時有現場崇拜？」、「何時可以回教會聚會？」自去年十二月開始，這一輪限制宗教活動已經四個月，沒有聖誕新年節期現場崇拜，連農曆新年也不能跟會友會面，無論同工或會友，都感到失望和失落。與此同時，部份成年及婦女團契團友，終於能夠使用網上方式來進行聚會，感覺新鮮；可是兒童、少年會眾卻對網上團契小組活動頗為厭倦，渴望有實體的聚會。基督教協進會多番努力向有關政府部門斡旋，期望可以在疫情穩定的情況下，放寬教會的限聚令。

另一方面，香港的政治和社會氣氛，就如近日天氣一樣，模糊不清，未見明朗。世界疫情仍然反覆，疫苗雖然推出，卻有副作用的疑雲和包裝問題，影響接種速度。究竟疫情全面受控，何時可達？同時，近日城中政治熱話，包括審訊參與社會運動的市民和民主派人士的案件、中央新推出的香港選舉法等等，加上一年多的疫情陰霾，在在都增加市民的負面情緒。加上各行各業均受疫情打擊，失業率不斷創新高，香港人的信心指數，跌至谷底，我們又可以如何面對呢？如果用「**風雨似乎仍未停止，黑夜看似沒有盡頭**」來形容當下情況，我們會否同意？教牧同工在回應這個社會狀況、制定向社區發放主耶穌復活的信息時，就以「**盼望卻是前行的力量**」來彼此勉勵，期望喚醒人心，為社區注入一些正能量。

的確，一個人太過集中目下的困境，又沒有同行者，負面情緒就會不斷加大，以致沒有動力去尋找出路。一年半前的九月下旬，我開始在英國作一年的進修休假，大學卻因為疫情的緣故，於去年三月中宣布停止所有面授課堂，之後連圖書館都關閉。當時我原有的課堂被取消，四個學科的功課只完成了一半，還有九月前要完成的畢業論文（當時只交了題目和大綱），自己既擔心又懷疑可否完成這個貴重的碩士課程。每當接到家人、朋友以英國疫情嚴峻為由建議我回港時，就倍感懊惱。我當時想，要是立刻回港，課程就得放棄，已交的學費和宿費，就會變成浪費。因為我知道回港之後，根本就沒有一個好的空間和心情去繼續整理所學、閱讀書本和撰寫論文；但反過來，堅持留下卻要面對孤單無助、資源缺乏和潛在的危險，並要疏解家人的擔心。這個兩難局面困擾了我一段時間，直到一天的靈修，卻猛然記起這個寧靜時刻，豈不是自己夢寐以求的進修空間、經常渴望實現的增值理想！那個清晨往窗外望，發現原來樹枝已經有細小的綠芽長出，又發現有松鼠跳出來覓食，春回大地的情景，讓我感受到自己原來並不孤單，想到還有五個多月就必須回港，應該好好珍惜這份上帝賜予的特別禮物。從那天開始，我為自己定了一個頗為有規律的時間表，除了每天準備學科功課外，留意香港的新聞和進行戶外運動就成為生活的一部份，外出購買食物就是給自己的獎勵，加上華人循道會幾位同工的關愛，成為安息年的額外恩典。現在重新整理這個獨特經歷，跟大家分享，並不是要表達自己在安息年經歷了很大的風雨和黑夜，卻想指出仰望上帝、轉化心思、深信主必與我同行，乃是我們在困境之中的得力源頭。

復活的主耶穌向門徒顯現，跟他們起居飲食，過日常生活，又向他們講解道理；門徒大為振奮，遂突破恐懼，將福音廣傳。今天我們相信耶穌基督的復活，也相信祂在風雨和黑夜之中仍然作王；祂也是世界之光，賜給世人永恆的盼望。讓我們在這世紀疫情和人心惶惑的日子中，把基督的盼望信息與人分享，把這位生命之光介紹給別人。

去年八月中旬回港之後，還未正式上任，吳曾婉梨義務教士就提醒我，今年為香港堂的 85 周年堂慶，習慣上不會有大型慶祝，卻是一個可以凝聚會眾的好機會。經過去年底的事工會和今年的兩次堂會，我們落實主題為「...@紅磚屋」，期望重提香港堂乃是我們屬靈的家，過去縱然有種種的限制、誤解或遺忘，今天我們毋忘初心，重溯先賢的美好榜樣，堅持在差異中尋求和平合一，結合力量，服侍鄰舍，迎接前面種種挑戰，同心邁向香港堂的 90 周年。我們會透過不同的方法聯繫會友，更特別關心一些失聯、或較少出席聚會的弟兄姊妹；也會邀請不同弟兄姊妹分享成長經驗和感受；並會聯同歷史檔案組，透過多媒體方式，記錄先賢在堂會開創及發展期的重要事蹟和貢獻；而堂慶感恩崇拜就定於十一月的十三和十四日。雖然我們未知道疫情的發展會是如何，還請弟兄姊妹預留這個日子，並在不同層面參與我們屬靈大家庭的 85 歲生日活動。

執筆之際，仍然未能夠有現場聚會，但有消息指四月份或會放寬一些對宗教活動的限聚。同工已着手進行各種預備和配合工作，期望在政府正式公布後的最短時間之內，可以恢復現場崇拜和各種聚會。願我們能夠彼此代禱守望，在艱難的日子，靠着上主給我們的盼望奮力前行。更願耶穌基督復活的喜樂和平安，常常與我們同在。阿們。

你的同工



2021 年棕樹主日